

王愚或替自第... 便立中之候... 下計... 既

文為一華也... 一入也... 之限... 是

陸... 其... 其... 矣

之... 也... 也... 矣

其... 也... 也... 矣

矣

其... 也... 也... 矣

其... 也... 也... 矣

其... 也... 也... 矣

庸言序

理學莫盛于宋大儒繼出四子五經之書昭然揭于天壤視前代尤過之朱陸雖有異同其為功于理學則一也然陸無攻訖之人而朱有偽學之禁其故不爭于理學而爭于朋黨至寶慶紹定間而程朱之學始大顯此理宗之所以為理也明儒最重講學而各主壇坫互相是非談學者關象山姚江如距揚墨遂開門戶之弊識者不無責備賢者之論焉我朝崇尚理學表章經術先賢先儒加恩後裔士大夫無不振作興起以倡引學者然書院雖存無有據臯比而設講席者唯蘇門孫鍾元先生以師道自任得瀛洛闕閩之傳一時如睢州湯潛菴先生蔚州魏環溪先生皆得授受承述而孝昌熊敬修先生學統一書獨宗考亭四先生聲氣相孚

三言若合符節熊先生學統之外有邇語一編指示學者近裏者
之士夫而魏先生全集中有庸言一編與邇語相為表裏中庸曰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言必本于庸德也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庸言必見于庸行也其本末終始一貫如此先生庸言之所
為作也方特于全集中表而出之以見先生理學授受之本原而
學者知所入門勿徒以語錄視之是真能讀先生之書者矣康熙
辛巳春仲石門後學吳震方謹序

庸言

蔚州魏象樞著

按禮諸侯不祭天况其下焉者士大夫僭祭矣而又以焚紙錢為
敬大不敬也上帝赫々明々為萬靈宰福善禍淫隨人自取斷無
受人紙錢之理即正人君子如楊震者暮夜却金尚畏天知假若
天可邀求何畏天知乎夫朔望焚香者馨聞于天也焚楮帛者以
表潔也爵鬯牲體以將誠也其不敢祭天者禮也不宜焚紙錢者
理也每事必告天者畏之至而敬之大者也

闕侯生而為人拒曹操金如土然奸人媚態心竊鄙之今為神矣
浩然之氣充塞天地猶持一陌錢以俯首階下諒不取也取之者
何曰忠臣也孝子也義士也彼不忠不孝不義者對廟貌且當愧

死尚敢乞靈徵福耶至于祀典諸神皆聰明正直者也不受諂媚
槩可知矣人亦求其為神所取者而已

燮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燠失節風雨不時皆咎焉魏子曰非也
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而退小人燮理之能事畢矣丙吉問
牛喘以察時序不如陳平所言卿士大夫各任其職為是故韓退
之詩云勿憚吐握勤可歌風雨調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于形象
夜見于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即是鬼與鬼相應又何
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于
父母下至于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即是神與神相親
又何疑乎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
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
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子曰君
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興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乎

程子曰擇地有五患不可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
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牛所及此擇地之實理非風水形
勢之言也至于陽宅亦有五患愚亦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不
近寺廟不近城垣不近卑濕不近屠沽之所不近奢淫之家即吉
宅也若以禍福論之只在修德與不修德者各有所驗今人不修
德而求地將謂山川有靈其許之乎

嘗見先君子座右書清江引詞一闋其詞曰陰德明々做不得偶

爾無心意方便處。行那名和利活潑。一團真天理。
人之存心忠厚者必立言忠厚立言忠厚者必作事忠厚身必享
忠厚之福子孫必食忠厚之報
儉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數樣可以蔽風雨不必廣
厦大庭也痴奴可以應門戶不必舞女歌童也絕床可以安夢魂
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
供飲食不必成窰宣窰也五簋可以叙間澗不必盛席優觴也經
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琴古畫也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
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
一味疾人之惡小人之禍君子者十有八九終日揚人之善君子
之化小人者十有二三

語云聞人之過如呼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此以
厚道教天下也若司諫之官以言為職諸凡大害于國大蠹於民
者自當以直道行之未可以隱惡為口實也據於小過以博直名
謬矣

漂母一飯淮陰千金今古傳為美談然當日一飯非以望千金千
金自不忌一飯也毛詩云投桃報李孔子云以德報德總以報字
堅人修德之心使人如歸者之望家耕者之望秋耳

怨由公起終日不解而再日悔之怨由私起終身不解而子孫亦
之大凡同理一事意見偶有不合者公怨也各圖一事心志不能
獨快者私怨也學者當以怨之深淺辨心之公私
友人某致魏子書曰予以修路故奪官矣修路州官責也工弗竣

州官罪也今不罪州官而罪進官者極李代是非不白予何辨魏
子曰小臣先大臣而任勞大臣先小臣而任過禮也明公以水田
插稻難辦新路請者為民耳以為民之故而奪官吾無憾矣置辨
是卸過也卸過是求官也求官非大臣體也孔子曰觀過斯知仁
矣

督撫有隙者彼此相尋則彈劾屬員以快吾意道府州縣有隙者
彼此相尋則黥朴衙役以快吾意嗟乎以人之功名性命為我洩
忿之資天理安在哉吾恐丁若孫棄功名捐性命不足以償矣
僕不能讀書見友人齋中書可充棟輒自愧無書可讀遂欲購書
藏之既而思童年曾讀論語如學而時習章述至其為人也孝弟
章吾日三省吾身章賢下勿色章開卷便是總不能行得一句天

下更有何書可讀者昔人云讀一尺不如行一寸信夫

清心寡慾壽之骨也濟人利物壽之血脉也節飲食慎起居壽之
皮毛也今人置教者不講一愚誕辰輒殺生置酒親知滿堂或進
火棗交梨冰桃雪藕之詩或奏白鶴青牛丹鼎絳雲之曲虛文無
當俗套相酬絕不及身心性命一語甚且壽翁而誇子孫之貴壽
子而表家世之尊于骨于血脉于皮毛毫無裨益彼窮鄉之人姬
妾少滋味淡嗜慾寡心氣平尚有閑精力之盛衰而勸以保養休
息者獨士大夫不聞此風也

以賄與人而禍隨之每中人不及覺昔燕丹遣荆軻刺秦王獻
督亢圖以藏匕首圖窮而匕首見王乃拔劍斷軻左股不死于軻
者幸有劍在也不然危矣彼世之甘心納賄而不顧者宜以燕秦

故事為炯戒士大夫受賄囑托得人數金之報遂喜而不以為憂如挖煤窖掘涸井富翁處高堂之上給鈔覓傭工輩凡墜死渰死壓死而富翁無罪也夫傭工貧妻子耳猶為衣食計也遂忘軀命矣若擁高爵食厚祿既非飢餓不謀朝夕何得以性命殉人哉官遷則為常賀客之來十有八九官死則為變弔客之來十無二三殊不知喜慶之家視客如蒸雲多一人不見其多哀戚之家視客如晨星少一人亦覺其少故行賀于權要貴顯者宜遲一日兩日而登門行弔于貧窶單寒者量捐一金二金以為賻此因貧者之所為也

為人作墓誌銘甚難不填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蹟則見者不信甚至事蹟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抄彙語及眾家刻本以應之

譬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克肖况寫路人形貌乎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墓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為遮蓋也

德可達天曰聖道足濟世曰賢通權達變曰智革薄從忠曰愚萬念皆善曰吉一念不善曰凶違天悖理曰禍居易俟命曰福

一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而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中伺其過急斫之少遲雀一回視則金光翠色盡殞矣其靳惜之意專致而通于神者如此士君子自愛其名節必有甚于羽與尾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士大夫書札中云啟云奏云九頓首及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意

言金
義尊隆用之於朋友兄弟之間失體矣習而不察戒之

池能衛城亦能壞城夢中語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古語富貴之于人也何

以異是

樹之榮華凋落虫之變化歸藏時各不爽理亦甚明人之未三十而娶未二十而嫁未四十而仕既七十而不歸違時味理往不

如樹與虫矣

嘗讀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孔子曰敬奉教此古人愛人真切處

晏子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尤愛而

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此古人言禮周詳處

聞外轉而輒不平者予甚不解以為辱耶京官徇私犯法何嘗無辱以為勞耶京官潔已奉公何嘗不勞以為卑耶每榜進士四百人有才有學淹在下位者不知凡幾自揣才學果在四百人之上否人卑而我尊果無愧耶噫亦可一笑而平矣

士大夫背人耳語必非正言賄耶淫耶謗耶識者不可得而聞亦可得而料矣余從旁觀之深以為戒故立朝十四年幸未蹈此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謂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于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

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令人功名之多也東粵一武弁遊寺中見衆僧各房誦經問住持曰何不向大殿同誦住持答曰此僧代人誦經耳弁曰經可代誦耶住持曰可只供齋糧便了弁大喜曰好！我回家便供給兩個秀才代我兒子雖弁語偶不經意却大有悟頭嘗見士君子見佛經道藏必盥手焚香方敢展視及見四書五經牀頭散亂篋內紛紜未有盥手焚香呼先聖先賢而後誦讀者何也求福之心勝妄謂先聖先賢之書不若佛經道藏之靈應耳嗟乎今人若肯實體聖賢書行之字字是福勝佛經道藏遠矣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

其所不為貪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報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報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凶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推此言也苟無常行便是小人

古人之詩出于性情故所居之地所處之時所與之人所行之事所歷之境所見之物至今一展卷瞭然者真詩也若今人之詩亦曰性情物耳然而不真者頗多即如極富而言貪極壯而言老極醒而言醉極巧而言拙失其真矣且功名之士故發泉石之音狂悖之徒飾為忠孝之句尤不真之甚者也學者宜以真詩為法哉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不與利除害幾何百姓安危何如孰問何

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宦囊有無遷移者有誰照管滯留者
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即為薄待天下之人

子為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于我之生日乃母難之
日也若受親戚隣里門徒故友之祝開筵設席餽饗殺生於心安
忍然斟酌情理凡我之生日當齊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
觴以盡孝庶幾兩全矣

喪不祭而請僧設醮至謂超度地獄安知親必在地獄中乎此惡
俗也有志維風者勿忽焉

凡醫不明望聞問切之道不察寒煖溫涼之時不審強弱虛實之
人不辨陰陽氣血之症不分老少新久之治不按君臣佐使之宜
皆庸醫也其更庸者藉口變通不拘古方其方方在何門類作何

功減害也不知而不得不在意要謂此疾甚大至其方幾費心思

幾經數驗始載于書今人聰明豈能過之哉

敗家子有三種淫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貲產者敗其家

門也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為之妨賢病國罔上行私貪賂肥家

害人利己辱沒祖父之名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愚蠢能讀書之

人為之不可不辨

人之所畏者有三等畏天命者上也畏國法者次也畏真報者又

其次也總以畏清議為下等士夫人之所愛者亦有三等愛及才

者上也愛百姓者次也愛文章者又其次也要以愛名節為切寔

本願

每日新言新行盡合于理順則心安惡則可以對天可以對

人何等清閒受用泰然而樂也故孔子曰君子坦蕩坦每日所言
所行不合于理不不順則心不安心不安則強欲瞞天強欲瞞人
何等消阻閉藏感然而憂也故孔子曰小人長戚戚

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贈子
孫不可以修家祠置墳墓買書籍惟濟貧救荒施藥埋骨修橋補
路庶幾可耳不然死後聽姬妾携作改嫁資亦得好散散去也
儒者以天地萬物為體不待去我而自無我何其公也大也釋氏
以耳目口鼻為障強欲去我而終有我何其私也小也

白東谷先生贈聯云識得造物生時窗草盆魚皆是尋取孔顏樂
處吟風弄月何妨主靜居敬存誠總要觀未發時氣象窮理致知
格物無非求放心得工夫執敬忘憂境遇常教不足存誠取閑工

夫切畏人知先生所贈即自言所學也

市上肥甘之物一二家不可買盡須留此與眾家一嘗纔有滋味
富貴功名等物皆然愚同年友王近微讀而嘆曰予先子題小亭
一聯有但寬一步常無失每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

近世士大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
世俗之謗是以往墮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學者宜以是為鑒
誠然

昔人云兒子從宦者貧乏不能自給此是好消息又云世路如漆
雖明者不能自見惟稍遠爭地常負屈稱乃是好消息

天子之孝曰就德被萬物始終成就也諸侯曰度奉天子法度榮
其先也卿大夫曰譽遐邇稱譽也士曰究明審資親事君之道也

族人曰畜躬耕力農以畜德養親也此義不可不明

且已守道者士之經樂天知命者聖之實持盈以謙者德之盛遇

險而順者仁之成 王崇慶語

孔子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是孔子一生大本領大願力看十五
志學一章五十學易一章甚矣吾衰一章自少至壯至老何嘗一
時不習即一部論語又何嘗一件不是時習之學願學孔子者須
學此孟子開口便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孟子一生大
本領大願力看梁惠王一章景丑氏一章宋經一章王子墊一章
告君告臣告王子何嘗一處離了仁義即七篇孟子又何嘗一句
不說仁義之言願學孟子者須學此

曰正心曰存心曰洗心去人欲盡之矣曰盡性曰率性曰養性循
大理盡之矣曰知命曰俟命曰立命曰至命去人欲循天理死生
不渝盡之矣世人論辨紛紜皆余之大惑不解者也

人君以天地之心為心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天下無不一之心
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為事奴僕以家主之事為事天下無不一之
事矣

或問人死則氣散矣又有厲鬼何也余曰英雄豪傑冤恨難明寔
然而死其氣不遽散久之無不散者如狂風大霧三五日亦自散
惟清正之氣附理而行在天地間有常行不散者大聖大賢忠臣
孝子也

余見嗜酒之人生子不解人事者頗多其步履語言常如沉醉狀
後亦不能成立揆厥所由蓋因醉後受孕之時心神不靈精氣從

而昏亂安得具有先天真性哉况父母貪淫惡暴奸狡狂悖之心存于中其精氣俱無所主凡所生育必非善良可類推矣

大凡作文立言體會聖賢闡發道理者其人必光明正大論定古今剖析情事者其人必英爽豪邁巧露才思多設機調者其人必譎詐權術竊取莊老崇尚虛無其人必妄誕浮夸勦襲陳言訓詁字句者其人必酸腐學究

閱本草知牛黃熊胆狗寶麝香之類歎死尚有一椿可用人靈于物須思至死可用處何在

鰥夫寡婦之家最宜遠絕媒婆賣婆巫婆尼姑人等勿令入門一入則金石之操嫌疑不白矣慎之

姻親有寡婦守節者固當頻周問尤當加以敬謹有時親往則坐於中堂或奴僕往則令立于中門外語畢即出凡周恤止宜布粟而已

或有問天地之理者余曰未知一身焉知天地乎

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貧賤愚拙始讀好書先自學庸語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

昔人云省費醫貧彈琴醫深安分醫貧量力醫闕叅禪醫想獨林醫淫痛飲醫愁讀書醫俗余曰對善人醫惡念交正士醫邪心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想古人至今尚在處何念不憤

聖人是天地一大醫有病在人心性間或在事物間者一病必有

一方治無不效者特人諱病耳

僂欲一身長生佛欲萬物無生儒欲萬世之人生子不窮其分量大小自見學術邪正自明

薄于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于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

居官者一揖一讓一拜一跪固當為朝廷存體統一進一退一取一予亦當為父母存體面

以神道教人則竒以人道事神則正以鬼道教人則幻以人道事鬼則真

死生壽夭一定之數也富貴貧賤偶然之數也若疾病榮傷憂思喜怒直情耳數云乎哉

遇利欲苟且之事遠禍患則當重身家遇民社重大之事立名節

則當輕身家

諸花香者無色者無香者無色者必非正色者而香者必非清

香德勝才勝之理如是

諸禽雄者文采雌者朴素可以知婦人貴德不貴才色之義

先儒觀蒸酒知雨之理觀爆栗知雷雨之理余脫衣見火光亦知電之理

顧涇陽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違盜賊不遠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違禽獸不遠也聖人之鞭策人未有刻迫如此者樞謂言必及義不行小慧便是用心之人便非盜賊禽獸矣又何難之有

高景逸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

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
民此士大夫寔事也夫實事本于寔念愚嘗自返深用疚心
有明三百年間理學吾愛薛文清詩吾愛陳白沙文吾愛馮北海
草書吾愛黃鐵菴

子瞻視世間無一不好人何獨視伊川為不好人陽明與弟子言
見滿街都是聖人何獨見朱子非街中人殊不可解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
而讀法以勸戒之即今之六諭故州長一歲再讀黨正一歲四讀
繁簡之宜

章句帖括走者如鶩視為學問一路者上也視為功名一路者中
也視為富貴一路者下也今人大抵就下

古人有一二小節傳為美談者如濂溪之蓮淵明之菊太白之月
浩然之梅元章之石叔子之碑伯牙之琴子陵之裘孟嘉之帽林
宗之中以及諸葛之菜之類非物重人重物耳
楊伯起暮夜却金以四知謝之方暮夜時止兩耳餽者語人耶
伯起語人耶趙清獻因杏花一聯夜間令老卒喚妓未幾悔之欲
追老卒回老卒知清獻意移時即解竟未去而止老卒語人耶清
獻語人耶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
雨船破僅得及岼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
所為耶夫婦對語乃與伯起清獻並傳者忠宣語人耶抑夫人語
人耶古今類此者亦多矣傳不傳固有幸不幸歟人亦止求自信
而已矣

東海有蜃氣時而結為城郭樓臺人物之類在依稀有無間士大夫慕之者求一見而不可得或形諸夢寐或發于辭章或在道而趨或齋心以禱幸得一見喜輒三生奇話驚人佳篇累牘余不知其城郭樓臺可近否也人物可親否也而慕之喜之顧若是乎使海內有高賢在焉道德學問可近可親其未見而慕既見而喜者一如蜃氣耶抑饑渴溯洄更有甚焉者耶

陵母知興嬰母知廢不疑之母平反飲酒延年之母決獄慟哭此婦人之明哲者也滂跪受教李杜齊名褒坐舍藏家事任長徐庶之母義憤捐軀陶侃之母留宿截髮此婦人之通達者也俗之可作賢母傳

女有五不幸生而色殊一不幸為富貴家女復為富貴家媳二不

幸丈夫不知義理三不幸不生不育四不幸生育過多傷殘肢體

五不幸

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教久矣及其死也兒孫用浮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牆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于此幸而浮屠幻事也若其果真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

風水吾不敢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安子孫既不興隆况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豈無災禍欲于葬後享福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

七月二十八日劉景講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一節畢問之曰聖人此言凡講書者童而習之矣令人到喪家飲酒談笑飽而且醉何

也。晁曰：今人口耳之學有其名無其實也。兒學誠在側，因問之對曰：聖人有哀死之心，今人無哀死之心耳。又問曹鼎對曰：古有聖人教化人，尚知禮，今無聖人教化，故不知禮。又問張其理對曰：人不痛他，自己父母，故亦不痛人家父母。四子皆甫成童者，言俱近似，故存之。

世人都看戲場，何曾看得一個好人？好在何處？我當學他，看得一個不好人，不好在何處？我不當學他，更可憐者，終日笑花臉，自己常花臉，而不一回顧，也可奈何。

婦人淫行，責其失節是矣。男子有仕宦而改節者，何婦人之不若也。

心中有天上等人也，頭上有天中等人也，腦後有天下等人也，心

中天可問，頭上天可呼，腦後天猶可回顧，其餘則頑然真行，不知有天矣。

佛胎之召，夫子欲往，陽貨之拜，夫子不見，蓋化叛臣，易待權臣，難也。聖人猶然而况下此者乎。

見人而不見己，能言而不能行，是學者大病根，拔去此根，作聖之功，脩矣。

開口先講太極，便不是實學，只講五倫，便好。說陰陽是道，若說天地則有缺陷矣。說性便善，若說氣質則有善惡矣。

程子云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朱子云心之安者是道，楊慈湖云心之精神謂之道，湛甘泉云精神之中正為道，羅整

菴云所通之理為道高忠憲云成于天而不可易之謂性由是而
之為之謂道張楷云成已成物之謂道按諸說當以程說為是但
聖人循而行之則繼天而立極百姓亦循而行之可由不可知也
楊湛之說皆謬

善即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此言有
理

崔後渠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于本末之知莫急于誠欺之
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于格物知末之當後故
克格物者斯極于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愚按大學明德一章
歸重修身中庸問政一章歸重修身孟子盡心一章歸重修身以
此知內聖外王只完一身

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不亂愚嘗驗之矣
學不切已精神都向末上去終日問辨以為無不在道而于道背

馳矣斯言切中後學之病

徐筆洞曰讀三字書思無邪是一部詩經無不敬是一部禮記讀
二字書執中是一部尚書讀一字書時是一部易經余補之曰讀
四字書春王正月是一部春秋徐雲門曰古聖人千言萬語只要
講明三綱六紀反人心于至正心正則倫明心正倫明則三才極
致一理五經無餘蘊矣合二徐觀之便得五經一貫之旨

人生而靜赤子之心是也

弟子入則孝一節赤子備大人之事賢易色一節大人完赤子
之心此二節即聖域賢閑也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謂學莫大于盡倫非謂盡倫便可廢學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學問莫大于求放心非謂只求放心便不學不問也盡倫便是盡性求放心便是存心沒兩層工夫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道字是鉄案故不敢改且父之道是心法更不能改三年則體認熟擔當定矣即有當改之事必無可改之道若其非道也豈有蹈襲因仍不益前愆之孝子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聖門致知真訣言忠信行篤敬是聖門力行真訣余獨此十字與虞廷十六字並懸座右孔子意必固我說個毋字是安而行之顏子視聽言動說個勿字是利而行之原憲克伐怨欲說個不行是勉强而行之

志于道一章言體用之學游於藝乃致知格物之功不是旁通觸由技小術也

聖人無行而不與不止與二子實與千萬世矣至今觀之真是無隱

仁體不遠于心體或遠于仁我欲斯至言本體也日月至焉言工夫也一日克己即一日用力三月不違即終食無違矣

仁人心也有何遠近剛毅木訥氣質近也力行者工夫近也有其氣質有其工夫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諸生以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二語求解子曰智即知言之全體仁即養氣之全體不厭不倦是不動心真工夫不動心是願學孔子真種子

君明臣良父慈子孝纔見得天地位若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便是天地不位了拒楊墨驅虎豹疏九河殛四罪纔見得萬物育若為我兼愛率禽獸食人便是萬物不育了故曰至誠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

善餘慶不善餘殃天道之忠恕也德報德直報怨聖道之忠恕也君子心安處是天理小人心不安處是天理

老聃容貌若愚不如夫子溫良恭儉讓遠矣

孔門惟曾子為大孝孔子獨稱閔子騫者以其處變甚難也人者天地之心子路此語令讀者每一自思汗流浹背

人有善則伐得善則失不善則雖知而復行惟顏子無伐也弗失也未嘗復行也吾師乎

聞譽慮其或無聞毀慮其或有是為己之學

陳布衣云人于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請轉一語曰人於此學若真行之則知在其中矣

良知也良能行也王陽明只講良知是教人有始無終有內無外

天道在人之道在心人者天之都會故心曰天君

盡性只是與天為一體

教所以敬天而尊聖也

天理如人之血脉一息中斷則血脉瀉矣

敬者鏡也有垢則鏡昏有欲則敬亂

求誠以聖人為法求聖以赤子為法

修身如修屋一處不密一處便漏
心無日月之明志無雷霆之奮不可與言學
理明而天地在眉睫况萬物乎
損有餘益不足平天下之能事

湛甘泉云學以救偏也如其不偏何俟講學故學者大公之道也
夫子憂學之不講夫講有不必同不必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後義
理生焉如彼二磨其齒不齊然後粟米出焉講學宜深明此意
聖賢之言理一分殊會而通之皆可逢原讀三經而知心言之學
也讀三戒而知養氣之學也讀三畏而知誠意之學也讀九思而
知正心之學也讀三變而知修身之學也讀三復而知齊家之學
也讀三重而知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善讀書者入于此七章知致

知格物之學矣

孔門之學先求仁、從何求乎仁者無私之謂心安而理得之謂
一事無私則一事之心安而理得也終身無私則終身之心安而
理得也生熟之分天淵之判耳求仁者亦求之無私焉而心安理
得矣

孫鍾元先生云賢智之士驅而歸禪亦氣運使然誠哉是言也邇
來學者以佛書為內典以禪語為性命之學其明驗矣

世間有一種人因聖賢說理句句道盡不得不翻案見奇另立門
戶重發新論名曰羽翼聖賢寔則叛離經傳名曰提出頭腦實則
添出枝葉

先儒謂靜坐便是善學愚謂靜坐非主敬也主敬則不覩不聞是

靜造次顛沛亦是靜

孝廉失之謬辟署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徇清議失之偽銓選失之雜用人之難從古然矣

讀書不達世務真是腐儒讀書不體聖言真是呆漢常把自己說得好話一自問你既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講學格套可厭者五借孔孟而資穿鑿一也置五經四書而講通書太極二也出意見而立宗門三也尚新奇之論而蹈禪機四也辨難多而躬行少五也

湛甘泉有楊子折衷一卷辨慈湖為禪詳矣不獨整菴也余觀慈湖云言即不言不言即言知即不知不知即知又云動即靜即動又云大學分身心為流毒孟子分志氣心性為多疵老子致虛

守靜為入道意余已知慈湖之為慈湖矣整菴一誠曰猖狂甘泉辨其茅草可謂有功於聖門也夫

有明講學家有云只貴眼明不貴踐履者有云搬木得法是道者有看童子捧茶為道者有云無學無覺莫捧莫喝者有云斷送死字可當大事者有云換個手勢者有解無差無惡斯為至善者有見案上有硯几下有火皆心者有說心要放下者有謂心無一事為敬者諸如此類曷可勝記無怪乎開人辨駁之端也

學之歸宿固未可豫定惟其志必為此不為彼明白較量固可一時而定此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

人不忠一笑一啼皆假相也况文章事業乎
問如何致曲曰孟子四端是綱曲禮兩篇是目

一言終身以恕字約賜之多也六言六蔽以學字化由之偏也
欲友天下之善士須絕詩酒之濫交

原憲四不行希賢也顏子四勿希聖也孔子四毋希天也

吾儒立論從無處說到有處如問鬼神而曰事人問死而曰知生
問十世而曰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致知而曰格物之類是也若二
氏便從有處說到無處矣說之何益

脈理方書字字分明而良醫甚少何也口授之訣少也天理人情
字字分明而名賢甚少何也躬行之力少也

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

好名是學者病却是不學者藥

古人為善者自為善不以為善而邀福今人為惡者自為惡不以
不為惡而避禍

貪者忌廉未有廉而忌廉者也詐者疑誠未有誠而疑誠者也昧
者訾明未有明而訾明者也奸者毀賢未有賢而毀賢者也

居大臣而德不純才不粹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
如素士居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

心安則言行安言行安則夢魂安夢魂安則生死安生死之不安
者心不安也

凡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
之可也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
其味冲其為用也可以浣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

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
為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
相容誠哉小人也

守死善道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俱是全受全歸

工制義者如優伶之說孝說忠偽而易見工詩賦者如巫覡之說
神說鬼偽而難知

為學之功要明辨祇當在未行將行處辨之徒聞唇舌無益
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

萬物皆備故天下歸仁

佛老者二氏之聖人也其子弟從之無怪也吾儒以孔孟之徒而
奉教于二氏何異為子而父異姓為臣而懷二心乎

吾儒竄入佛教者約有三種走差程途曰誤得罪名教曰逃隨世
崇尚曰襲

晦菴喜摹曹孟德書是胸中擴大能容余惡曹孟德詩不使入目
何其狹也涵養之不同如是

只因八股文章耽閣了多少學問王安石乃秀才之功臣孔門之
罪人也

詩之盛也奏于郊廟詩之衰也散于山澤余讀之有感焉
貧賤立品富貴立心方是天地間真男子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為僊為佛論死後地位為聖為賢論生前地位此虛實有無之別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吳帝云與其得罪于百姓不如其得罪于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于君不若退而合于道二公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陝西進士劉璽云與其得罪于赤子寧得罪於紳士夫此其令烏程時禁投私書告條也樞云與其得罪于寒門素士寧得罪于要路朝紳此樞與陝西督學王功成書也合之亦可作教養錄否

十二月十八日與錫伯兄同侍母前論聖人之道德其子孫却不能盡傳兄曰後世之人傳聖人之道德者即聖人之子孫也此言大有理

父母有過子猶幾諫諭親於道心無欺慢兄弟有過豈容背詆面吐衷腸誰能離間匿怨而友良朋所患一人作偽一家習慣骨肉手足講張為幻人而異情犬豕之象

背後有言面前無議生前有笑死後無淚兄弟為假夫婦為偽朋友之交如此者崇

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士君子進不能表率一國退不能表率一鄉皆足貽誦讀羞溺于詩酒者相去一間耳

先儒云為學先嚴義利之辨愚謂為政先嚴公私之辨雖義利公私總是此心而幾微毫髮不無少別

士君子真能體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兩個如字丘之禱以矣一個以字可以事鬼神

立品者令人愛不若令人敬令人敬不若令人服至于服而愛與敬俱盡矣布德者令人喜不若令人感令人感不若令人忘至于

念而喜與感更深矣

規矩方圓之至聖人倫之至聖人只是有規有矩的人倫之

至只是成方成圓的事孟子之言此也非興也

伊尹一命不取方能三聘幡然柳下惠三公不易乃可三黜不去

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